

蘇聯文藝

7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G

目 錄

(第七期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號)

~~~~~ 小 說 ~~~~~

- 拉甫列烏夫：茶 玫 瑰……………(李司特譯)…… 3
卡 錫 爾：軍艦的孀婦……………(遇 通譯)……14
畢爾文采夫：試 煉(續)……………(白 寒譯)……26

~~~~~ 劇 本 ~~~~~

- 李 翁 諾 夫：侵 略〔四幕劇〕……………(仇 希譯)……88

~~~~~ 詩 歌 ~~~~~

- 普羅柯菲亦夫：宣 誓……………(臨 譯)…… 157
符 爾 共：母親的囑咐……………(菱 譯)…… 159

~~~~~ 俄羅斯人民英勇史蹟 ~~~~~

- 康斯坦丁諾夫：歷史的教訓……………(章愛虛譯)…… 161

~~~~~ 音 樂 ~~~~~

- 普羅柯菲葉夫：我從事什麼工作……………(高 明譯)… 166
作者介紹……………(編 者)… 169

插圖：一七六〇年俄軍開進柏林——柯秋布繪…162—16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7

Шанхай Август-Сентябрь 1943 г.

ПРОЗА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 Чайная роза	3
Лев Кассиль	— Вдова корабля	14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 Испытани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26

ПЬЕСЫ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 Нашествие	83
---------------	-------------	----

СТИХИ

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кофьев	— Клятва	157
Самед Вургун	— Напутствие матери	159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Фед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 Поучительный урок истории	161
--------------------	-----------------------------	-----

МУЗЫКА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 Над чем я работаю	166
------------------	---------------------	-----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69

НА ОТДЕЛЬНОМ ЛИСТЕ: С картины Коцебу «В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войск в Берлин (1760 г.) — стр. 162-163

蘇聯文藝

7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РАДИО

蘇聯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Москва 1943

小說

拉甫列鳥夫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茶 玫 瑰

(ЧАЙНАЯ РОЗА)

淑拉·菲梅里奇(Жора Фемелиди)是巴拉克拉伐人(Балаклавец)●。巴拉克拉伐人並不是平常的血統。任何別的地方都不能找到像巴拉克拉伐人身上的那種戈德(Готы)●，義大利(Италия)，韃靼(Татария)和希臘(Греция)血液的激烈混和。因此他們長得比陳年葡萄酒還要猛烈，他們是喧噪辛辣打諢的愛好家，他們是能使異性心神顛倒的人，頑強得像古代熱那亞的塔(Генуэзская башня)——這個塔無論是年代，無論是狂暴的海風都不能摧毀它的——那樣聳立在他們故鄉的城市上空。

像任何巴拉克拉伐人一樣，淑拉也是過度的自尊與暴躁。他宛似那蔓生在海濱岩崖上的一種叫做海黃瓜的惡性植物。它那難看的果子像煞醋漬的小黃瓜，當一個粗忽的行人向它們輕微地一觸的時候就要像一匹

- 巴拉克拉伐(Балаклава)在克里米亞，鄰近伐斯托波爾。
- 戈德係中古時代的野蠻民族。

發怒的駱駝那樣軋軋地噴吐出濕漉漉的瓜子。淑拉在受到極小的侮辱時也是這樣利時地並且喧嚷地激怒起來的。而他認為一切和他的願望，和他自己性格的看法相拂逆的都是侮辱。

他頑長，黧黑，靈活而又瘦削，他那對水汪汪的眼睛的瞳人閃爍起來，就像鐸在眼膜的淡藍雲石裏的磨光了純白煤的小球一樣。

在連裏他有怨號者，喧嚷者和暴躁人的確定名聲。因此在挑選五個戰鬥員送到獵狙擊隊去的時候，謝吉爾尼柯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中尉就把菲梅里奇的姓第一個寫進名單裏。一方面，中尉想用這個來從那爲了莫須有的侮辱而作不可避免的激烈談話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他私下希望避開那個荷馬（Гомер）[●]的好喧嚷的後裔而得到即使是暫時的休息。

淑拉沒有猜到中尉的計謀。他把這個任命當作光榮的選拔那樣接受下來，並且快活地閃爍了一下他那對白煤般的眼球。後來，他等不及還在收拾的其餘四個，就抓起了那個裝着一條短襯褲，用過的『紅色莫斯科』牌的修面藥水，剃刀和心愛的曼陀鈴的行李袋，出發到連部的所在地去找尋獵擊隊的指導員，曹長龐達爾楚克（Бондарчук）。但是在那指定給他的士密的門檻上却坐着一個紅海軍戰鬥員，沉思地在補綴着第二期的褲子。對淑拉的問訊，他告訴說，曹長這時正在連指揮那裏，過這麼個半小時就可以來了。

太陽高懸在當空。熱得發紅的正午用火燙的熔岩在多石子的泥地上流貫着。烤得發熱的空氣的細流抖動着。淑拉既是一個土產的克里米亞人，他憎恨熱，所以他就拖着腳走向一邊，搜尋着隱藏的地方。但是在赤裸的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的高地上却很難找到眞真空氣新鮮的蔭涼地方，祇好局限在次等的蔭涼處，在稀疏的白樺叢林底下。

爲了縮短等待的時問，淑拉就從袋裏拉出曼陀鈴，伸開四肢躺得舒適些，接着恨恨地望了望那燃燒的藍天，開始亂彈起『探戈』[●]『困憊了的太陽』來。不管那暑熱，他彈得仍很高興，甚至沒有察覺一條濃密

● 荷馬——古希臘詩人，其詩篇『伊利亞達』（“Илиада”）中有神笑之描寫，故後人即將『荷馬』二字作『哄堂的』形容詞看。

● 『探戈』（Танго）是一種舞曲。

的藍影已橫在曼陀鈴的上面。

『對於音樂會是很不適當的一塊地方…可是你彈得倒不錯。』

聲音是從胸部發出的，很高的，於是淑拉吃驚地猛抬起頭來。他這樣地瞬眨着，彷彿看了一眼太陽而燒灼了眼睛一般。

他看見了一個穿軍服的瘦削的姑娘。緊緊的船形帽斜壓在她那端正的，不大的頭上。柔軟的頭髮在太陽裏閃耀着金光。這個姑娘有一只輪廓分明的小鼻子，兩片孩子般厚腫的嘴唇，而那張曬黑的臉龐則彷彿是用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的熱蒸蒸的光從內部照耀着。

淑拉由於意外而茫然若失了。但是惶亂不能制服真正的巴拉克拉伐人。他跳起腳來，不可抗拒地笑了笑，敲了一下後跟就興緻勃勃地說道：

『Калимера-калispera ●！天生迷人的尤物！超出幻想的景像。多麼漂亮的人兒啊！』

那姑娘稜峭的細眉抖了抖並且會聚到鼻梁上。她看定淑拉的眼睛，突然嚴厲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淑拉不喜歡這一套。從他的百無一失的，不止一次在女子心理上得到實驗過的對付方法裏，他是等着另外一種反應——忸怩不安，難為情的或是偷偷的一笑。可是意外地……老實說，為什麼這隻鳥兒要這樣對待他，一個受過鍛煉的前綫戰士？她是誰？一個醫藥隊的隊員，最多是一個無線電員或者高射砲手罷了。可是倒要裝出一付指揮員的神氣。於是淑拉就嘲弄地透過牙齒地一字一字地說道：

『你對於我的身份發生興趣，很感榮幸。我是梅度薩·巴拉米達的聖·喬治·喬凡尼伯爵，巴拉克拉伐港的海軍上將。』

『我問你，你是什麼人？』姑娘更嚴厲地重複一遍。

淑拉全身都因憎惡而緊張起來，好像一隻海黃瓜，準備噴吐那成熟的瓜子。呖了呖三十二隻耀眼的牙齒，他傍若無人地眯縫起眼睛喋喋道：

『唔，怎樣，親愛的小姐，——如果你不懂得殷勤的談話，那末就

● 希臘話，即「你好」的意思。

請你像小球一樣滾開吧……也是……一朵茶玫瑰！』

他在這一綽號裏放進了在他那易感侮辱的心中沸騰起來的對這莽撞丫頭的全部狂暴輕視。但是那姑娘却甚至臉色都不變，彷彿淑拉的無禮越過了她的德覺一般。

『好極了！』她極度鎮靜地說道。『就是說，你是巴拉克拉伐港的海軍上將？能得相見，甚為愉快。唔，我，向你通報，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爲了初犯，紅海軍戰鬥員同志，我先記你一次失禮的裝腔作勢和粗野的過失。現在，如果你不要得到更大的懲罰，那末請你答覆問題。』

黃色的，被燒得火熱的土地在淑拉面前旋轉起來。祇在這時他才辨明了那在同樣領章上的保護色的三角星。違反他的本願，他自動地立正了。

『第三連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來到你的麾下，曹長同志！』他艱難地用潤乾的嘴把這些話一下子擰了出來。

碧藍的眼睛用難以忍受的閃光燒灼着他，而當他聽到輕蔑的聲音時，他真想鑽到地底下去：

『非常寶貴的收獲。整整一生我都在夢想着，希望送給我這樣一個寶貨。你去問事務長特列諾戈夫（Треногов），他會告訴你按插在什麼地方。在召喚以前你可以自由。』

於是，曹長龐達爾楚克向淑拉背轉了身，輕快地在石子路上跨着步走開了。淑拉拾起了曼陀鈴，就在惶亂的感覺中去找特列諾戈夫。圓圓的，闊肩的，活潑的事務長在最初的幾句話以後就望定了淑拉的拉長了的食孔並且同情地問道：

『你怎麼啦，好兄弟，臉上喪魂落魄似的，好像丈母娘要到你家來長住一樣？』

淑拉悶悶不樂地揮一揮手就對事務長說出所發生的事情。

事務長搔了一下那滿佈雀斑的鼻子。

『你大大地遭受意外了，』他懷着男人的同情心說道。『現在聳起耳朵來吧。她要燙傷你的，這朵茶玫瑰。她對於紀律有偏愛的理解。違反就槍斃——申辯都不可能。正常的狙擊兵祇射擊漢斯（Ганс）^⑥的眼

⑥ 德國最通行的名字，即指德國人。

睛，可是她却一心要射那瞳仁。你自己會見到的。」

這一天其餘的時間，淑拉過得鬱悶而不安。未來已顯得陰暗了。什麼事情都不會比第一天就和長官弄壞關係更糟。在這以後，生活的意味是不會有的了。於是淑拉就用那辛辣得像辣椒一樣的精選的巴拉克拉伐的形容詞來詈罵自己。

「獨眼鰐，瞎眼海貓！」他輕聲地咒罵道。『級別的記號都不能馬上辨別出來……誰又知道他……龐達爾楚克！……龐達爾楚克！……這樣的姓——叫人無從辨別是男還是女。也不能想像……唉，我落網了，淑爾卡（Жорка）^④，——挺住！』

他睡得很不安寧。在起身號以後，他就被喚到曹長跟前。淑拉在上司的面前顯得憂鬱而銷沉。曹長龐達爾楚克評判地從腳到頭審視他一下。

『外表，』她說道，『倒是一個很好的戰鬥員。可是昨天看看也噁心。像馬戲團裏的紅帽子小丑一樣。』

淑拉小心翼翼地不作一聲。

『你會用步槍嗎？』龐達爾楚克問道。

淑拉震了一震。這已是情理以外的事了。要是昨天，他就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啊，他會怎樣的去回答喲！可是現在，他祇是氣得昏頭昏腦的，囁囁着說道：

『服軍役已經第二年，曹長同志……學過的。』

『我可不知道，』龐達爾楚克回答道，『很多的人都需要重新學過。狙擊兵的事情有時不僅是射擊，即是等待什麼時候才可開槍的本領也是同樣重要的。而爲了等到這個時候，就需要能夠看。現在我們就初次來考查考查你的觀察能力。我們走吧。』

淑拉順從地跟在曹長後面拖着步子。不管那在他心中激發起來的憎惡，他已開始私下承認，曹長是一個再好也沒有的指揮員。

他們潛行到小丘脊背上的偽裝的，疊蓋着木頭的狙擊兵密室。下面，像小溪般流動着一條因灰塵而發白的村道。沿路狼藉着許多裹有折斷了的電綫圈子的倒下的電桿。在相反一面的斜坡上則蔓生着野李的樹叢

④ 即淑拉的愛稱。

。龐達爾楚克把這些樹叢指給淑拉看：

『你往那裏偷走去，直走到你看見峽谷中大路的轉彎處爲止。你躺下去，觀察兩小時。如果有人，軍用車，馬匹出現，或是有什麼東西發光，細烟冒起了——都記下地方並且按照羅盤刻下方向。你會用羅盤嗎？很好……一切都清楚了嗎？』

『清楚了，』淑拉陰鬱地說道。

『在他們沒有開始直接向你射擊以前，不要開火，這就是說當你很明顯的已被發見的時候，你才可以回射。但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發見。狙擊兵應當能够看，但自己却應當是不被看見的。走吧！我在這裏等你。記着——那邊很危險的。』

淑拉像一匹被勒住韁繩的馬那樣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睛燃起了惡狠狠的貓眼的火光。她，實際上，一定在算計他，這朵……茶玫瑰！於是他就忿忿地說道：

『我從沒有出過這樣的亂子，曹長同志。作戰——而不是在鍋子裏烤鯖魚。』

但是龐達爾楚克不要瞭解那家政上的粗暴暗示。

『很好！少說話——多做事！這還是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說的呢。去執行命令吧。』

淑拉離開密室，爬到指定的地方去。他沒有經過任何冒險就到達那個地方，在荊棘的曲莖下面見到一個不深的洞穴，他就隱在它裏面，隨即，爲了廓清視野起見，折下幾根桤枝，而用它們來掩蔽自己。過了一會，他開始審察地形。在他下面，仍是那條村道在流動着。路上有幾個燒焦的砲洞發着暗黑的顏色。顯然，這條路會遭到短促的，但是却很猛烈的圍射。路上遠一些的地方矗立着一垛垂直的，白黃色的，帶着雨痕的，由軟石構成的絕壁，這種軟石是用木鋸鋸下作爲西伐斯托波爾建築之用的。絕壁上面有狹小的洞孔發着黑色——這是英蓋爾曼洞穴城（Инкерманский пещерный город）的北面。正對着淑拉騰起了一片同樣長着野李的斜坡，而一條灌溉用的溝渠則沿着它蜿蜒過去，奔

◎ 蘇伏洛夫——著名俄羅斯統帥（1730—1800），詳見『蘇聯文藝』第一期『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欄。

向下方。峽谷裏，點點的花園蒼然可見，更遠一些則升起了齒形的山巔。在它們上面不時迸激出夾有遲鈍轟擊聲的蒼白電光。德國砲隊就是從那邊轟擊城市的。

淑拉把雙目緊張起來，努力不轉側，也不轉動腦袋地審視着每一處地層起伏和每一處隱蔽的地方。他已經來得及發見一輛在峽谷裏飛馳過去的輜重車和一縷也不像篝火，也不像被擊毀的農場牆垣外面戰地廚房的細烟。過了一會，在一個洞窟裏有一個模糊的身形閃了一閃隨即又隱沒不見，淑拉發見這個洞窟是由於掛在它上面的一塊黃褐色石頭。後來很久很久他都沒有在任何地方發現生物的徵象，他已經開始寂寞起來了，但是突然從溝渠那邊跳過了一條捲毛的小白狗。它蹲下後腿就尖聲地噉吠起來。

淑拉凝望了一下就在它頸上看見一條淺藍色的小帶子。這使他覺得奇怪。看來，這條小狗是在軍事警報的時候從主人那裏脫逃出來而餓着肚子在樹叢間迷了路的。淑拉很可憐它。於是他心中就起了一種誘它來並帶到營裏去的念頭——對大家總算是一種娛樂。他開始輕輕地發出口哨。在昏昏欲睡的，暑熱的空氣中，哨聲應當很遠都能聽見，但是那小狗却不聽呼召，仍照舊的在原來的地方蹣跚和吠叫。

淑拉撐着雙肘稍微抬起身來並且把口哨吹得更響一些。可是就在這一秒鐘裏他的頭却由於轟響而彷彿碎裂了。被震擊的他跌到他的洞中是這樣的快，以致他把鼻子猛撞在石頭上。他的雙眼昏黑起來了，而他卻沒有一下子就明白，這是鋼帽滑到他臉上來的緣故。他小心地把它脫下並且就在帽舌的左方看見了一個斜穿的彈痕，還附着四散開來的尖銳的鋼屑。剎時間他出了一身的冷汗。要是略微右一點，彈痕就要在他的腦袋上了。在重又緊壓上鋼帽之後，他正想往後推些，但是子彈又立即在他肩旁掘起石屑，揚起了白白的灰雲。

但是現在淑拉已發見在溝渠盡端發射的閃光，和那只不再蹣跚也不再吠叫，而却像木頭一樣伸開四腿的小狗是在一排。於是淑拉明白了，他已經像一只笨牛般被用餌捉住了。

『等着，上帝啃剩的一口豬羶肉，』他因受辱和怨怒而面色蒼白着，竊竊地說，『等着吧！』

他慢慢地並且縝密地向那條狗瞄準。由於子彈的打擊，它跳了一下，而從它那彈穿的身體上就片片地飛出了充塞的棉花。

「哈哈，打死你的小狗了，破壞漢斯的屬類了，」淑拉幸災樂禍地笑道。

德國人也暴怒起來並且捺不住性子了。他就用連珠般的子彈啄開了淑拉頭旁的泥土。但是因此却徹底暴露了自己。淑拉也看見了自動槍烏黑的槍口，也看見了灰綠色的肩膀，也看見了那倚在槍托上的頭。於是他就把子彈向這個頭送去。自動槍槍口震抖了並且挫了一下。

「吃了蘇維埃式的醋漬茄子嗎？」淑拉透過牙齒縫說道，隨即擦了擦汗淋淋的額角。在對面斜坡上，碎裂的小狗發着白色，而啞口的自動槍槍口則閃着黑光。淑拉不肯從它那裏就此放過眼睛。如果他不要奪得敵人的武器，那他就不成其爲巴拉克拉伐人了。他向四周投了一個迅速的瞥視，看不見有什麼危險，於是就從洞裏爬出，像古班的哥薩克前哨步兵那樣划着雙手，但是還沒有走到他自己身體的一段長度，兩顆子彈已從不同的方向追上了他。一顆像爬進洞裏的蛇一樣絲的一聲鑽入地中，第二顆却撓着了左肩。這使他更快地避進洞裏。他的心就像發動機一般的敲擊着。他明白，他已落入了陷阱，有人在逐獵着他。敵人的數目還不曉得。也許，有整整一小隊的漢斯在對着他睜大那鼓起的大眼。

淑拉摸了摸彈穿的肩膀。它在燃燒着，但是他還能移動手臂，雖然每一個動作都給他以痛楚。

他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艱難地呼吸着並且思忖着。自然，現在他已逃不出這個洞穴了。但是也不能容易取得他。他一定要取很好的代價才獻出自己的生命，要這樣，使巴拉克拉伐都唱那頌讚他，淑拉·菲梅里奇的歌，像歌詠那些腰懸土耳其式寶劍和手槍的黑鬍祖先一樣，這些祖先們的沾滿蠅矢的肖像是掛在每一家巴拉克拉伐的小屋裏的。他闔上眼睛去同意巴拉克拉伐了。他的全身都在向死亡提抗議。他還生活得太短，那初期的，微酸的青春之酒他還喝得太少，火一樣熱情的巴拉克拉伐姑娘他還愛得太短暫。於是在他心中就湧起了一種對曹長龐達爾楚克的深重的怨恨。在派他到這裏來的時候，她一定知道這裏是有陷阱的。大概因爲這樣，她才不和他一塊兒來，而祇把他一個人趕向死亡。她還用危險

的暗示來挑逗人家。哼，這個鬼婆娘！她現在一定安閒地坐在密室裏，毫不擔心這裏有一位二十二歲的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就要死了。

他略微抬起了頭，最低限度也要想確定敵人能夠處在什麼地方，可是這一動作却幾乎又要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子彈擦的一聲沿着鋼帽斜滑過去。那個時候，他由於狂怒和乏力而抖了抖，俯臥下去並且用牙齒咬住一根枯枝，暴怒地嚙啃着它。而就在這一眨眼的時候，他的耳朵上面却震耳欲聾地爆發了一次射擊。淑拉向旁邊一衝，他已深信敵人是從後面偷過來了。但是，一回轉頭來，他就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從那黏附着樹葉子的偽裝的披肩的破布下面，一對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正注視着他。

『活着嗎？』一個熟悉的胸音問道，把溫暖注進淑拉的胸中。『靜靜的躺着，不要動……我已經做掉一個了。』

淑拉安靜了下來。他看見曹長的架在石頭上的步槍槍口移向左面，接着就沉沒了。淑拉對這個方向瞻視着，但是除了濃密的葉子外，什麼都看不見。一槍發出了，一股熱氣向他噴來，而從樹葉裏，一個德國人用手指抓着樹枝，無效地竭力牽纏着，但仍滾了下來並且直挺挺地倒在斜坡上。樹葉顫抖了一下，淑拉透過它就看見了兩個從他們埋伏的地方奔出來的人。第三槍射倒了在奔跑中的他們中間的一個。第二個則已經來得及藏到那不能貫穿的樹幹之網後面去了。

『該死！』龐達爾楚克惱恨地爭道。『給他溜跑了……我把瞄準器撥得太過一點……可是你怎麼啦，受傷了嗎？』在見到淑拉土色的臉孔和他肩上開始凝結的血塊時，她就急急問道。

『擦着一點，』淑拉毫不在意地喃喃道，他已獲得先前的勇敢，『不礙事的……』

噱叫着的金屬聲却不讓他講完。旁邊砰的一聲落下了並目爆開了一顆重重的迫擊砲彈。黑色的濃煙像一個幻想的修道者般在空中不動地並且穩固地站了起來，轉眼之間，從上面便散落下被爆炸所揚起的樹木與石塊的碎片。隨即，緊跟着爆炸之後，機關槍的彈流就像水龍裏的水一樣緊密地瀆向李樹叢林。

『啊！他們也委實受辱了……喂，走吧！』曹長龐達爾楚克喊道，隨即低低的匍着身子，奔向李樹叢林。淑拉由於衝動而克服了受傷的肩

膀上的疼痛，也跟着她奔去。在通行不過的樹叢裏他們止步了，淑拉冒險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不走那條路，曹長同志。』

『知道的，我們不走那一條。那一條已經不能走了。它整條都要受到轟擊的。我們要繞道走。你能够走嗎？』

『難道淑拉·菲梅里奇就因為這一點貓癬般的傷而不能走嗎？』淑拉怒冲冲地說道。

他們再費了十來分鐘便爬過了那多刺的樹叢。荊棘的刺撕裂了他們衣服的破片，戳傷並且割碎手和臉。樹叢在一座絕壁上面終止了。

『我們下去吧！』龐達爾楚克說道，接着就把腿伸下絕壁的邊緣，背倚着那幾乎是垂直的斜面滑了下去。淑拉也跟着下去。當他們在下面站起身來的時候，已好像浮浪人那樣的骯褻了，他們在谷底裏奔過，鑽進一堵柵欄的裂口裏。柵欄後面是一個墓園。沉沉欲睡的，金光燦爛的靜謐籠罩着它，在再生後的淑拉看來，這靜謐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透過蘋果樹和梨樹的極枝有一所被遺棄的小屋子灰白可見，使人們記起了那往昔的世界和平靜。蜜蜂則在懶洋洋地嗡嗡着。

在爬過那迎着太陽閃閃發光的黃楊所植成的活籬時，淑拉在枒枝上擦傷了腿因而向前撲倒，用頭衝破了那富有彈性的綠葉之牆。痛得叫了一聲之後，他站起身來就看見他是倒在一株生在籬垣外面的單莖灌木上。他在跌下的時候已壓斷了它，而在那折斷的莖上在他的眼前却慢慢地搖幌出一朵迎着太陽燃燒，好像透明的橘紅色的磁土做成的魔術碗一樣的巨大茶玫瑰。

他凝望着它，他的手自動地伸向它，並且折下了那已斷掉一部分的莖。

『啊，我們出來了……現在好了，』曹長龐達爾楚克說的時候，並沒有望着淑拉，而是望着自己的，被荊棘所撕裂的，流血的雙手。後來，記起了，她就轉過頭來對着淑拉。

『得把你包紮一下……幹麼你這樣盯着我？』當見到那對緊盯着她的，閃閃發光的白煤一般的眼珠時，她就蹙起臉孔來問道。

那時淑拉就正像一個巴拉克拉伐人所應當做的那樣做了。渾身灰塵

的，衣服破碎的，染滿血跡的他向前跨上一步。

『就是這麼一會事情，』他說道。『昨天出了誤會。所以現在，曹長同志，讓我們來了結這樁事情，淑拉·菲梅里奇並不是那一種人。淑拉一切都明白的……讓我們來拍一下手掌吧，爲了永久的海軍友誼……茶玫瑰！』

曹長龐達爾楚克望了望那在她跟前站着的，長有一對閃爍着忠誠之光的眼睛的高身小夥子，於是在她碧藍的眼睛裏就閃電一般地掠過了一陣溫柔的光輝。她笑了笑就用那小而熱的手掌在淑拉伸過來的掌上拍了一拍。

『唔，來啊，梅度薩海軍上將……你可以做一個狙擊兵。』

『讓我替你佩上這個標記吧。』

於是淑拉就小心地把那朵茶玫瑰塞進了曹長軍服的小袋裏。在立正的時候，他覺得腦袋裏好像有鐘鳴一般，他幌了一幌。但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的手不給他倒下去。他倚着她，於是這樣，那被友誼中最深厚的友誼——在戰鬥中產生的友誼所銘結在一起的他們倆就並排地，肩靠着肩，向自己的夥伴們走去。

(李司特譯)



卡 錫 爾

(Л. Нассиль)

軍艦的孀婦

(ВДОВА КОРАБЛЯ)



這披肩是我們一同挑選的：水手長和我。隔夜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施德林柯（Трофим Егорович Штыренко）到我的艙房裏來，有些躊躇，爲了保持體面，問我的臉盆是不是被污穢給塞住了，他把龍頭旋開，放些水出來，確信全部都是完好的，後來，好像預備要走了，難爲情地捏捏自己的外衣，說道：

「能不能勞你駕，明天陪我上城裏去一趟呢？我想去給太太看看買點什麼禮物。買條什麼披肩，或是，買條被窩和什麼別的。總而言之，是要紀念西班牙（Испания）的。」

我同意了。

「那末，好，謝謝，」他高興起來了。「我自己是從來不懂得她們的、娘們的口味的，不知道她們要什麼。你，既然年輕一些，那末，當然，對於這種事情還能懂得清楚。那末就這樣，麻煩你，搗出點工夫來。」

我們的暖汽輪船「敏健列亦夫」號（“Менделеев”）停泊在梵冷西雅（Валенсия）卸貨。西班牙進行着戰爭，老遠的，離開這裏七大海的家裏，妻子們在爲我們牽心掛膽着。航路是很危險的。

我們是在深夜從巴杜米（Батуми）出發的，誰都沒有送我們。黃昏時就和大家告別了。我會聽見，我們年老的水手長怎樣在碼頭辦公室裏大聲打電話，把他那青灰色的垂下的鬚鬚蓋在話筒上：

「好，幸福，拂孃（Феня），祝你健康。別懷疑，什麼事情都會